

奋进新征程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雪润小河咀

舒放

一场不大不小的雪不紧不慢地落下，小河咀便柔润起来。

这里地处资水进入南洞庭湖的门槛边，离沅江城区七八里，北边是大堤，南边是内湖，中间一线不规则的洲子。它平素水如镜，岸如画，湖湾翠绿葱茏。去年入夏以来，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相貌大为受损。外河露出一片一片的洲子，上面的杂草衰败枯黄。几条敞篷船丢落在滩涂上，阳光的暴晒下舱板发白。垸围里内湖的水位急速下降，那些小荷塘淤泥板结，龟裂的口子是一副喉干舌舌的模样，干枯的荷叶像破蒲扇。岗地上的橘树萎靡不振，叶子边蜷缩卷筒，青不青黄不黄的果子裸露在外。菜园里升腾腐败的火气，南瓜冬瓜发蔫，豆角藤扯起投降的白旗。幸亏电排抽来的水在渠道里流淌，有人不分日夜地巡逻，晚稻田才免遭一劫。

二十几年前，省里号召渔民陆上定居，几十户人家就在小河咀扎下了根。一直以来，村支部抓精准扶贫，一些人承包内湖养鱼，一些人打理菜园和橘园，一些人办起了渔家乐餐馆，还有一些人到城里打工。特别是近两年搞起了渔村文化旅游，吸引了不少的吟诗作赋的作家诗人，素描写生的画家，临湖而唱的歌手。临近中秋节，沅江市在这里举办洞庭湖诗歌艺术节，场地就在橘树林中。我们来到时，太阳已经沉到洞庭湖里，还是没有一丝晚风。坐在露天会场里，大家止不住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当地的群众从城里买来了西瓜和矿泉水，争着喊客人们随便拿，这样的盛情才带来一些凉爽。

临近春节，终于下雪了。而且没有大风大雨的前奏，冰雪直接将这份浓情送到人们面前。

踏着或深或浅的雪，我再次来到小河咀。只有几天，气候就猛然华丽转身，彻底改变了眼前的模样。雪花过滤了天空中的杂质，让我们的视野格外清洁，格外开阔。外河的水满了许多，那些河洲变窄变小了。洲上的野草露出了一层鹅黄，高大一些的已是青枝绿叶，顶端开放了或黄或红或蓝或白的花朵。几条敞篷船已经漂漂在浅水处，颜色正常了，好像年轻了许多，可以游戏洞庭湖远方。有大货船在主流道经过，汽笛声很嘹亮。大堤里边，并没有北风打扰，一切非常幽静。那些高低错落的屋顶像巨大的白纸，一页页散布在绿色的橘林间。所有的植物被洗得干干净净，裹着薄薄的透明的冰，叫人忍不住抚摸一下。前来访问的车多人多，水泥路面出现了一月月水印。水从四面八方流进荷塘，淹没了杂乱的荷杆，铺开清澈的镜子。趁着土地有了滋润，大家拿起锄头跑到田土里，开沟沥水，薅堆堆肥，在一个劲地忙活。不知园子里何处有人在对话，声音清晰地传来，让我们只想搭腔。

在一口二十多亩大的池塘边，有十几只鸬鹚在叼鱼。它们时不时钻入水中，叉起两三斤重的鲢鱼鲤鱼鳊鱼，送到打鱼人的手里，讨回一条小鱼的奖赏，又连忙潜到水里。村里原来有数百只鸬鹚，专门在外湖作业，因为落实长江中下游十年禁渔的大计，只能留下这支小队给旅游者进行表演。有百十人从田垄间观赏雪景而来，到池塘边助兴。中间夹杂了十来个画家，有的弄油画，有的搞水墨画。不消半个小时，矫健的鸬鹚形象就跃然纸上，引得旁人大呼小叫地称赞。有人赶着买鱼，来点年货。也有人赶着讨画，一番争先恐后。尽管有少量的雪籽还在插科打诨，大家毫不在意。

在那个叫作银湖庄园的餐馆里，女老板元元笑容可掬，招呼客人们入席。桌子上有剁辣椒大头鱼、银鱼肉丸汤、干扁泥鳅、焖螺蛳、清炒芦笋、油淋藜蒿杞耙、腌豆角、炖萝卜、红薯粉煮黄芽白，还有柴火土豆腐米饭。几个火锅热气腾腾，配上地地道道的谷酒，大家吃得满面红光，脱下了外套。那十几个画家趁此机会，又在玩速写，一张又一张，逗得大家不停地哄抢。这些菜肴有些是元元买来的，有些是她自己栽种的。庄园后面有一片菜土，里头青青翠翠，可见她闲时如何精心。此时厨房里存货不多，她赶紧给卖主打手机，只喊越是到了过年，越是人多。我供不应求了，赶快送些河鲜过来。

小河咀，不再干涸了。有了雪的一轮抚爱，一切就温柔了，新年就丰润了……



刘丽华

新年好，新年红。鸿运当头，每到一处，都是一派火红的年味。一首《红红火火中国年》唱响大江南北。原来，中国年的底色，就是中国红。

过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大街小巷都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走到哪，都感觉天红地红。正如蒋子龙先生在《年的颜色》里说：“春联是红的，年画是红的，花灯是红的，蜡烛是红的，大年三十晚上吃的糖葫芦是红的，孩子的脸蛋儿是红的，新衣服也多是大红的，‘利市’的封包以及送压岁钱的红包自然就更是红的了……春节就该是‘红海洋’”。

这就是大红，正红，火红，新年红。大红，是五星红旗的红，是故宫墙门的红，是中华民族的国色，是燃起太阳的火焰，是东方红。在古老的中国，就以红色驱邪，那些红红的宫殿、官邸的墙门，叫朱门，那些官吏的绯服，叫朱衣。称“朱”，是因为这味红颜料叫朱砂，也称丹砂。《礼记》里记载：“楹，天子丹”。这说的是帝王之居为朱红，意指像太阳至高无上，至尊至贵。我国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就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所以，火红大红就叫中国红，她与青花蓝、琉璃黄、国槐绿、长城灰、水墨黑、玉脂白、原木色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

中国红，喜庆祥和热闹。她吸纳了秦汉的气息，承载了唐宋的遗风，沿袭了魏晋的脉络，保持了元明清的神韵。以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蕴，盘成一个凝重且有凝聚力的中国结。所以，临近年关，满大街悬挂着火热热的中国结，大的小的，款式繁多，如双联结、双钱结、龙形结、祥云结、琵琶结、团锦结、蝴蝶结……应有尽有，可对号入座的挂客厅、挂玄关、挂卧室、挂农家小院、挂堂屋、挂走廊等，谁见了都会挑选几个，提着一路回家，一路招摇，一路喜气，回头率可百分之百。那中国结里，不正寄托着咱们的中国梦？

歌剧《白毛女》里唱：“欢欢喜喜过个年，唉，过呀过个年，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听听，穷得买不起头花的杨家，一到过年，当爹的杨白劳

也会给爱女扯来二尺红头绳，亲手给她扎上。在那个寒舍里，喜儿身穿红棉袄，麻花辫上扎着红头绳，窗棂上贴着红窗花，那过年的喜色就有了。这里的新年红，就是喜儿与老父亲期盼来年平平安安，没灾没病。

看，一支“夕阳红”舞队，点亮了新年的风光带。一群着红舞服的阿姨在跳《红梅赞》，一张张笑脸是红的，一个个火一样地燃烧着，恰如雪地里朵朵红梅在绽放，又似一枚枚红枫在飞扬。她们以火热的激情，献给新年一抹安详喜乐的火红。市民称她们“最美夕阳红”。

家乡百姓似乎谁都能剪一手好窗花，花草动物栩栩如生，上了年纪的人，好像都是扎灯笼的能手，一个个把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发扬光大。家家户户将红彤彤的蜡纸，剪成各式各样的吉祥图案，如年年有鱼，喜鹊登梅等，贴在门窗、墙壁、灯笼上，还有巧手的，操起一张大红纸，动剪几下，就剪出了一个立体“春”字，那春字里的“日”，可是一个倒置的“福”字演变来的，看上去，一个福气满堂的春节到家了。

记得我家住在四合院时，一扇槽门里的人，相处得就像一大家子，每逢过小年，槽门与柱头就贴上了红条幅，如喜气临门红花开，大红灯笼也高高挂，过年的气氛就出来了。谁家先贴春联、贴窗花、或糊灯笼，会备足一大盆热腾腾的面粉浆，摆放在院子中央供各户使用。这下可热闹了，槽门口的教书先生在自家门前的书法桌上负责写春联，主妇们拿来红纸，裁剪成条状，嫌短的接一节，没备红纸的打发孩子去买；大姑娘们主动剪窗花、剪福字，给春联刷浆；个子高的小伙子自告奋勇架个梯子贴春联，小孩子们在下面指挥“贴上一”“靠左一点”；老头老太在院子一角手工扎灯笼……没多少时辰，整个院落门户都贴上了红春联、红窗花，挂上了红灯笼，把院坪过道照得通红通红，凡走动的邻居，脸上映衬得喜色如春，整个人儿也烘托成了红人。

凡家里的红瓷器，也全搬了出来，管

它朱红、郎红、祭红……有人谈瓷色：“青为过去之色，红为极盛之色。”过年，就要过得红红火火。我路过一家布艺店，顺手买回两个仿真丝的红色绣花抱枕，往沙发上一放，立马找出从西双版纳买回来的红色扎染桌布，往餐桌上一铺，整个屋子年味十足。

集市一条街，店铺前面全都设了摊，走道占位一大边，来挑选年货的人谁也没怨言，似乎过年就要这样“货买堆山”，堆得水泄不通更有年味儿，就要人头攒动拥挤火爆。那年货礼品映红了货架摊位，新年红包装的桂圆、荔枝、红枣、核桃、糖果……码得结结实实，一应俱全，任你挑拣。大超市里，更让你明白年的味道，土蜂蜜、猴头菇、笋干、香菇、黑木耳、黄花菜、墨鱼、柴火腊味等土货山珍，以“年货红”一打包，那是大年三十至正月里，走亲访友最拿得出手的拜年礼盒，那样大盒小盒地提着，底气很足。

一个购物广场，一层楼的店铺都标示着“新年红”，货物齐全，用的，赏的，穿的，戴的都有，只要一进去，家家都是火辣辣的红。我们姐妹先买了红棉服，我是盘扣斜襟红棉袄，姐是连帽的红羽绒服。我自配了一顶红色羊毛帽，一条红底芝麻纯色围巾，我们姐妹都配上了各自喜欢的红鞋子、红包包。我们从头红到脚，哼着《新年红样样红》的小曲回家……一到家门口，看到邻家三姐妹也是红装上任，原以为撞衫了，细一看，还好，是撞色——新年红。我们彼此对视，个个沾沾自喜，就图个好彩头。原来，爱生活的女子，都爱红装艳裹过新年。

吃过年饭，拜过新年，就可上大街观赏民间歌舞。一曲《开年红》是秧歌队，红色舞者一手持扇，一手舞帕扭秧歌，身姿婀娜，花开一脸，喜上眉梢；接着是旱船舞，旱船以红绸红纸装饰，一身红的表演者，腰系红绸带，牵系红船身舞动；紧跟其后的是舞龙狮，龙队在前，舞龙寓意消灾降福，把龙舞得龙头摆尾，又头钻档子，又头尾齐钻等精彩不断；狮队也看点多多，狮为祥瑞之兽，就图个好兆头，那披红挂彩的狮们，在“红狮郎”的引路下，或腾翻，或扑跌，或跳跃，或登高，或朝拜……一队队民间艺人，舞出了一个红红的年。

汉诗新韵

浓浓的年味

石光明

远远的近了
过年的味儿
在童年记忆中荡漾
在父母笑脸上慈祥
在爆竹烟花里混响
在年糕饺子里飘香
是亲情满怀的牵挂
是血脉相连的流芳

浅浅的深了
过年的味儿
在漫天飞雪里张扬
在春晚团拜中欢唱
在灯笼春联上绽放
在围炉守岁时闪亮
是文明根系的盘结
是心灵深处的守望

淡淡的浓了
过年的味儿
在饮水思源中高漲
在春天歌声里悠扬
在南沙北漠上站岗
在海峡两岸边归航
是家和年丰的祈愿
是国泰民安的畅想



准备过年

贺文春

腊月的山冲，
榨油坊里汉子们嘿呀嘿。
热乎乎的山茶油，
汩汩地从饼缝涌出。
清香在山谷中飘荡，
吸引了庙里打坐的和尚，
呼唤徒儿前往。
清油点亮佛前明灯，
还可以把豆腐炸得金黄。

小年的山冲，
雪花静悄悄飘落在树上。
支一口大锅烧干，
老农坚实的拳掌，
捶打着木瓢里的薯粉。
长长的粉条，
泄玉般滑落在沸腾的水中。
烧火的孩儿接过瓢里的粉耙，
煨埋在旺旺的灶膛。

大年的酝酿，
已经有了三个七天，
各种年货总想得那么恰当。
农人惦记着山塘里的鱼，
盘算着要宰那头黑色石山羊。
幸福的日子，
竟是这么轻松平常。

除夕的下午

罗鹿鸣

城市像一个空巢老人
坐在除夕的屋檐下晒太阳
阳光静好，素描一张
内敛喜气的头像

从三十二层的楼上往下看
偶尔爬行的几辆汽车
像树枝上的甲壳虫
一个个向着年夜饭散步

水缸里的金鱼停在水中
像一架架直升机停在天空
将内心吓得贼大贼大
感触外面融融的可喜变化

安宁比钻石还珍稀、宝贵
让我独坐在洛夫的诗里
春晚与炮仗的纷扰正在逼近
一只鸽子将胆战心惊起飞

小小春联凝深情

刘本楚

元月中旬，寒冷的拂晓，在密密细雨的崎岖山道上，蜿蜒着辰溪县公、检、法、司和民政部派出的车辆。县乡土文化研究会的老师，满载着书法家们连夜加班书写的春联，满载着干警、战士们和书写人员的激情和歌声，沐浴霜露晨雾，辗转泥泞水浆，艰难地行进在颠簸之中。

春联，又称“春贴”“门对”“对联”，是过年时贴在各家各户门上的红色喜庆元素“年红”中的一个重要种类。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展示美好前景，是中国特有的文学艺术形式，是华人过年的重要传统习俗。

春联源于周朝，宋、明盛行。说法多种：有说春联源于桃符。五代后蜀主孟昶在桃符上就题过“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联语。清代《燕京时岁记》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另一种说法是源于“春贴”，古人在立春之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来随着中华民族文脉的历史长河跌宕流淌，渐渐发展演变为春联，表达了中国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穿山破雾的车轮，辗过重重山峦峰巅，把寒风揉碎在枝叶林海，将雪霜融化于车轮痕迹，蜿蜒辗转地来到了离县城80公里的黄溪口镇。这儿地处沅江中游，因下游的电站蓄出的水面，激起了无限的波光荡漾，辽阔烂漫。伫立江岸，似入梦里水乡。

镇政府领导将我们的书写场地，设在风雨桥上。因赶集之日，人流的高潮就在这儿起伏。一行桌椅紧靠桥栏，满河清风带着水浪的滋润和袭人的寒气，熨帖着桌面。两盆炭火红光闪烁，辉映着我们笔墨的激情。悬挂于桥栏的鲜红春联舞动河风，翻起了笔力夺目的墨浪，人流涌动，目光闪亮。一张张喜颜笑脸，



漫画/傅汝萍

温暖地映照着我们的墨笔笔尖。

“小康岁月家家福，大好河山处处春。”
“日照山村腾紫气，歌飞田野荡春风。”
“锦绣河山添锦绣，辉煌事业更辉煌。”
诵读的声浪，波澜涟漪，荡漾在人们的嘴角，翻飞的纸页，红光叠彩，孕育着百姓的心愿。

“刘主席啊，我就知道你来的。你还记得吗？当年你的书法作品还挂在我的堂屋嘛……”一位白发大娘突然亲切的呼唤，惊醒了我遥远的记忆。

那是20多年前，我在这个工商所里工作，每年都会义务帮助个体户书写春联。这里的人民群众，哪家生日节庆、哪家新居落成或红白喜事的对联书写，也会找上门来，我当乐于挥毫泼墨。日积月累，一笔一画，点点墨水，滴进了百姓的心灵。

“老嫂子呀，你是中文名师啦，自己挥毫